

走在人迹稀少的路上

■ 文：洪營娟

樊善標教授談學習現代文學的體驗



金色的樹林裏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兩條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極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
《未走之路》(節錄)

熟悉樊善標教授的人都知道，若他站在分岔路前，多會選人迹稀少的那一條，而且最好是沒人走過的路。為此，他這樣辯解：「未曾走過的路總給人帶來幻想的空間。我想，做學問的人總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創見，我也不例外。這樣說，我不算是走岔路吧？」

選未知之路來走，樊教授不為抄小路的便捷，而是為探新路的新鮮。他的學生鄧小樺曾這樣形容他：「老師由理科生變成文學教授，從古籍研究移到現代文學，師從余光中卻教出不少激進暴躁的學

生……」又說他是謹慎的老師：「記憶中沒學生學到他的小心，也不愛他喜歡的東西，大都是單學了他往岔路跑」。筆者也是樊教授的學生，對此深感認同，更對樊教授如何由理科生變成文學教授、從古籍研究移到現代文學這些「途中開岔」的經過十分好奇。於是，這次訪談的話題由此開始。

從理科生到文學教授

理科生讀中文系，在別人眼中是頗大的轉變，樊教授卻不以為然：「從理科轉修文科，在我的年代



並不是甚麼大事。我當年讀的是高等程度會考（Higher Level）課程，只需讀一年預科，對學科認識的深度，自然不及其他讀兩年高級程度會考（Advanced Level）課程的預科生。數理科於我而言，就和其他科目一樣，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是個『理科生』。後來報大學，我選了中文系，是因為中文是自己一直感興趣的科目……這不算是截然的轉變吧？」只走自己有興趣的路，樊教授選讀中文的理由簡單而直接。

從古籍研究到現代文學研究

樊教授走路的習慣，和他對待學問的態度很相似：「我覺得重覆地做一件事是沉悶的。即使在晚飯後散步的來回路上，我也堅持走不同的路線，連太太也說我古怪。我想是因為我不喜歡沉悶吧——但我又是個很謹慎的人，看起來充滿矛盾的。」樊教授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研究範圍分別是古文字和古籍研究；在中文大學任職時，他的授課專長卻是香港文學和現代文學——那時專研現代文學的人不多。

走上這樣的路，一切乃時機所致。「早年讀本科時，我的興趣確是在古典文學、文字學和文獻研究方面，因為我認為這些範疇才是實在的學問，也有意進一步鑽研這些範疇。至於我認識現代文學，則是從創作開始。我一直對表達自己很感興趣，也很喜歡寫作。（樊教授曾獲中文文學獎散文組冠軍）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我大量閱讀自己喜歡的作品，希望從中得到幫助表達的技巧，一切都是很隨意的。直至完成博士論文後，我有機會回到中文大學授課，恰巧那時教現代文學的老師不多，而當時我有散文創作的經驗——這唯一與現代文學相關的經驗，於是『現代文學專題』便成了我在系內講授的

第一個專題課。」有別古籍研

究，樊教授是從實踐中體驗現代文學的樂趣。

往後，樊教授為了兼顧教學和研究，認為研究範圍若與教學相關，對兩方面都有好處，於是決定開闢一條通往現代文學的研究之路。

說到這裏，筆者很好奇，當年轉上陌生的道路，到底是好走了，還是更艱難？樊教授以研究古籍的經驗來回答：「不論哪一門學科，一旦到達研究的層次，最需要的都是想像力，研究古代文獻或語言文字這些看起來很實在的學問也不例外。余英時教授曾經指出，郭沫若、陳夢家、聞一多這些著名的新詩作家，也同時是研究金文、甲骨文等的古文字專家，另一位研究金文、甲骨文学卓有成就的學者王國維，舊詩詞寫得非常出色，可見研究古文字和文學創作一樣需要豐富的想像力。」有此體會，是因為樊教授在各個範疇上都有一定的研究經驗。

謹慎而開放

想不到古典文學對他來說，也是一條新闢的岔路：「在中文系的第一年，我被安排教一個基礎課程：文學史專題。在此之前，我沒有研究古典文學的經驗。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三國時代韋昭為先秦古籍《國語·三國》所作的註，於是我就選了與這個與三國時代相接的漢代建安文學來教。我一邊備課一邊研究，資料看多了，研究的興趣更大。我的研究方向不是直接理解這個時代的文學特徵，而是探討現代人所認知的建安文學的風貌是怎樣經過歷代論述而成的，是一種後設式的研究方法，也算是走上了一條人迹不多的研究進路。」樊教授坦言多數同學不習慣從這個角度看文學。「因為他們在中學讀文學都是先從作家的特色讀起。不過，我較感興趣的是後人為甚麼會整理出作家的這些特色，而不是其他。」雖然樊教授自言是個謹慎的人，但他的學習態度卻是開放得很。



喜歡的樂趣

樊教授希望同學的眼界開闊一點，因為現在喜歡的事物，可能只是將來興趣的一小部分。「學習的深度取決於對學問興趣有多大，除非學生對學問有先天的興趣，否則教師就有責任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雖然這和老師怎樣教有關，但學生對學問抱持的態度也很關鍵。最好是學生對事物保持開放的態度，起初不感興趣，可能只是未發現當中有趣的線索。我對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學術範疇，會暫時擱起，待日後有機會再試接觸，因為難保會生出興趣來——事實是，我的研究對象幾乎全都是自己當初不認為會喜歡的，但一接觸就『陷進去了』——讀中學時我不曾想過自己將來會研究文字學，在大學時接觸了這門學問又是另一番感受；中學時背誦課文裏的《孟子》時不覺特別，哪料到日後又讀得趣味盎然。當初若斷然否定這些學問，哪會有後來的樂趣？」

但反過來，喜歡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很多同學說他們『喜歡』某些作家或其作品，其實未必是真正的喜歡，因為往往在細問之下，就會發現他們只在課本上看過該作家的一、兩篇文章。我認為喜歡一位作家，多少是因為受到他的作品震動和吸引，有了興趣，再儘量找該作家的作品來讀，以求更多的震撼，才能說得上是真正的『喜歡』吧？」面對自己喜歡的東西要「陷進去」，樊教授說得理所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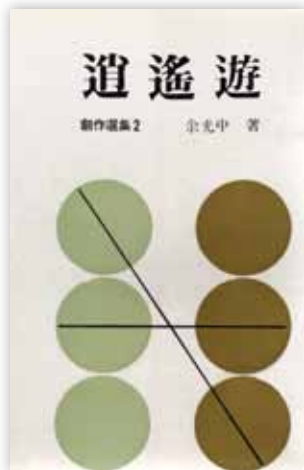
跨越臨界點

樊教授喜歡余光中的作品眾所皆知，余作也是他寫作經驗中很重要的模仿對象。「我最初接觸余光中的作品是在高中時，中文老師說他的散文有機會選用作公開試考材，於是我試着看看。那時我讀《逍遙遊》，只覺十分茫然，不知其所云。但也從這時起，余光中的名字印在腦內。直至入讀中文系，受到熱愛現代文學的同學王良和（現為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影響，開始對現代文學生出興趣。那時讀余光中的作品最多，還有的是西西、鍾曉陽等。余光

中在六十年代掀起的文學風潮及創作實踐最能吸引我，後來我開始寫作，自然就模仿他的風格了。」從給同學的習作題目可見樊教授肯定仿作的好處。樊教授曾在大學現代散文課給學生的習作題目是：模仿一位現代散文家的風格寫一篇散文，然後解釋這篇作品怎樣體現那位散文家的風格。「仿作需要大量閱讀，學生多讀他們喜歡的作家的作品，自然能仿寫。」習作很有趣，但要求甚高，既要多讀文章，也要圓熟掌握作家的風格，還得筆法傳神——也許是這個原因，他的學生要不很崇拜他，要不怕上他的課。

不過，模仿久了，自己的風格何處尋？「我花了幾年時間，才從余光中的風格中脫離，算是度過了一個寫作的臨界點。剛開始模仿他的文風時，以他的作品作標準來評價

自己的作品，意識到自己的筆法稍有不像他，便總覺不對勁。這樣仿作數年，直至有一天，感到無論自己怎麼模仿，寫出來的總有一些和他的有別——我也許能仿效余光中行文時的用詞和句法，但他字裏行間自信、剛強的個性，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複製』。本以為這些『分別』是我在創作上的不足，漸漸地發現，這些『分別』，其實就是我的風格了。」是的，學習的過程如入迷霧，惟堅持下去，過了臨界點，待混沌消散，景觀就頓時明朗、開闊——像余光中《逍遙遊》語：「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得夠久。你是空無。你是一切。」



迷上舊報紙

談現代文學，樊教授最近參與編修《香港文學大系》，有機會閱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香港文學的原始材料。「我最近迷上了那個年代的報章和刊物，看得饒有趣味。」

我發現某些作家如呂倫、劉火子、魯衡、李育中等人的作品在很多報刊出現，到底是他們在文壇確實如此活躍，還是因作品剛巧流傳下來而給我們讀到？真相還未能判斷。」

要了解一個年代的文學氣氛，樊教授提供另一探索角度。「現在我看文學作品，常留意作家和時代的關係，也關注文學生產的方式——即作家各類型的作品在怎樣的機制下，假借作家之手產生。當然，部分作家有很強的自主性，能創造和控制作品風格，但由其他因素倒過來造就作家風格的情況也不少。以冰心為例，她的創作風格曾因為一些偶然因素而發生很大的轉變。她本來不寫新詩，有次她報社編輯把她一篇隨感式散文分行來排列，說很有詩意，自此冰心才走上創作新詩之路。另外，四十年代時冰心在報章上以『男士』為筆名，寫了一輯題為《關於女人》的散文。文章明顯刻意避用女性敘述者的角度，風格較幽默、行文也見滄桑感。冰心有改變寫作風格的意圖嗎？可能只是因為用了男性的筆名，文章風格、寫作手法就自然地改變了——用物理或數學的用語來說，一個參數稍一改變，結果就截然不同了。」

了解當時社會各種因素如何造就文學體式或作家風格，有助探究一些更大的文學問題。「我很有興

趣進一步探究這種作者及其作品與時代和環境的關係。只憑作品的單行本推斷當時的文壇情況是不足的，因為當時的人的感受和想法，往往給後人的評價取代了，以『後見之明』來猜測當時氣氛，是無法呈現當時實況的，因此最好是從『原材料』讀起。」說到這裏，謹慎的樊教授頓了一頓，說：「這些都太深入了吧？中學生讀者未必有興趣知道。不過，這是很值得留意的研究方向，也許他們以後用得着。」話題就此打住。



一事能狂便少年

這次訪談，樊教授以王國維的詩作結：「『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人應該曾為某些事情、興趣而『瘋狂』。我看到不少年輕人為電子遊戲瘋狂，這沒有不妥。但除此以外呢？有沒有反問自己，當大家都喜歡電子遊戲的時候，自己有另類的興趣嗎？」只要心中火種不熄，總會燒出一片旺地。不論是學習，還是尋人生興趣，年輕人找到自己喜歡的路已經很好。為人師的，就替他們開山闢路吧。



後記

興趣和職業病

樊教授說話一貫溫文、謹慎和警覺。跟他談閱讀習慣，他說他喜歡看與教學和研究範圍無關的書，覺得這些「其他」的書對他的研究工作啟發更大……然後話題忽然轉向：「不過，有時也很矛盾，讀這些書本來不為工作，只為興趣，可是當我看到有趣的部分，即那些能啟發我研究的方法時，就會馬上畫上標記，看看日後能否用上——這是『職業病』吧？」筆者以為，把事業與興趣合二為一，正是人們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來得病？



樊教授近來的讀物